

登瀛文荟

流年碎影

菁菁校园橄榄绿

□子晓

尽管对军人一直饱怀敬仰之情,但第一次零距离接触还是在30多年前我上卫生学校时。

那时候,绝大多数大中专院校在开学之初都要开展军训活动。我们在热切的期盼中,终于迎来了军训开始的时刻。

记得当时分到我们班的是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教官。小伙子从教官队列里走出来,以规范的小跑步来到我们队列前,一个立正之后是一个标准的军礼。他姓林,从军校毕业不久,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学生军训,对与同学们愉快相处充满信心,并且期望彼此珍惜相遇的缘分,大家一起“训”出水平、“训”出质量、“训”出实效。质朴的话语、真诚的期盼,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,队伍中响起春雷一样响亮的掌声。

然而,军训的第一天,就有不少同学对这种“军事化”训练表现出不适应“症状”。由于之前没有参加过军训,加上那阵“秋老虎”比较凶猛,一些同学没多久就大汗淋漓、口喘粗气,个别人甚至在“下操”时是被同学扶下去的。大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吃晚饭、洗澡,匆匆回到宿舍,把自己狠狠地扔到了床上。第一次接触军事训练就被来了个“下马威”,使大家对军队和军人有了更直观、更深刻的认识。一位室友一边揉着酸痛的腰腿,一边感慨道:一堂运动量并不大的军训课,竟然让我们如此“狼狈”,解放军战士平常进行高强度军事训练的艰辛可想而知了。

正当我们谈得起劲的时候,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,紧接着的是清脆的敲门声。门一打开,大家一阵惊喜:林教官来了!他微笑着有些腼腆地告诉大家,看白天训练时不少同学非常“吃力”,有些不放心,就挨个宿舍询问同学们的情况。听到谁喊腿脚肿痛,他认真地上前查看“伤情”,并热心帮助“伤员”按摩患处。林教官一边指导我们如何防范训练受伤,一边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他真诚地说,自己刚到部队时,接受不了近乎“残酷”的军事训练,差点打“退堂鼓”,后来在连队领导的鼓励下咬牙坚持,渐渐地就适应了,也在摸爬滚打中登上了人生的新台阶。

从第二天开始,同学们陆续进入“军事状态”,进步一天比一天大。而教官与同学们的友谊也日益深厚,帮助同学攻克训练“难关”;教导同学整理内务,将被子折得像“豆腐”一样方正;带领同学唱革命歌曲、讲革命故事;聆听同学的“知心话”……

短短十五天的军训不知不觉得已接近尾声,送教官们返回部队的当天晚上,学校设宴为这些“最可爱的人”饯行,同学们与教官频频举杯,彼此祝福,一双双烙满“青春印记”的手紧紧相握,久久不愿松开。席散已是灯火阑珊时分,学生代表们一起将教官们送到车站,汽车缓缓开动的那一刻,我们的歌声一下子颤抖起来,竟至语不成调……

我知道,那菁菁校园里的橄榄绿,将成为我灵魂深处的永恒风景……

上善若水

回归

□徐其白

张仁杰,是一名医科大学毕业生,在县城一家医院工作。他医德高尚,医术精湛,对工作满腔热忱。有一天,一个朋友宴请我俩做客,他竟然不喝酒。我推了推他的胳膊:“今天轮休,弄一小杯吧!”他笑了笑,十分认真地说:“不能,万一有病人找我,会误事的。”饭吃到中途,有一个小伙子急匆匆的,未停稳自行车,就对着请客的人家大声喊道:“张主任,我妈阑尾化脓了,需要开刀……”他放下筷子,一边戴头盔,一边打招呼,“怕是来不及了,一刻也不能等。”开着电动车,一溜烟,就不见了人影。

张仁杰儿子小鹏十九岁那年,他在南通医学院进修。第二天就要高考了,儿子很希望得到父亲的考前指导。他在电话里说:“儿子,放心,一定回去!”遗憾的是,晚上又有一台手术。他硬是在无影灯下,一丝不苟、镇定自若地切除了病人的胃肿瘤。张医师想,乘明天早班汽车回家,怕是来不及了。于是,他脱了工作服,整理了一下行李,给不锈钢保温杯里装满了开水,骑上自行车,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。

月在天上走,人在地上飞。心急火燎的他蹬了7个多小时的自行车,才到了家门口。微风拂面,万籁俱静,隐隐约约能听到一些小虫的鸣叫。他抬头一看,厨房里的灯还亮着。“扑通”一声,车子倒在场边,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爱人好像听到了动静,开门一看,又惊又喜,连忙把丈夫拉起身。“你怎么起得这么早?”“我怕来不及,早点起来拾掇拾掇。”他走进房间,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,心想,没有来得及和儿子一起过十岁生日,这一次,终于……想着,想着,他流下了两行热泪!

太阳出来了,很热烈。小鹏对父亲说:“爸,刚才我做了一个梦,说你又不回家了……”父亲盯着儿子忽闪忽闪的大眼睛,笑着催促小鹏去吃早饭。上考场前,父亲又仔细检查了必备用品,拍了拍儿子的肩膀,然后击掌为他加油!最后一场考试结束了,小鹏表现得非常轻松,父亲却很紧张,额头上汗珠直冒。小鹏考上了东南大学,四年后,他去了美国攻读硕士研究生。

国外求学,光阴似箭,一晃就过去了,是不是留在美国继续读博呢?父子之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冲突。但最终父亲还是被儿子的求学精神折服了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就在儿子读博期间,小鹏的父亲患上了肺癌。为了不影

响小鹏的学习,父母商定暂不把这个消息告诉儿子。细心的儿子好像时常听到母亲微微的叹息声。于是,小鹏忐忑不安地要求跟父亲通个视频电话。父亲佯装镇静地笑了笑:“小鹏,学习还好吗?生活怎么样?”“我很好。爸,你脸色发黄,这么消瘦,是不是病了?”“老毛病,现在好多了。”“爸,你要注意身体啊!我有空,一定回去探望你。”“你放心,我是医生……你在外要注意安全,我和你妈都盼你早日学成归来!”父亲挂断了电话,母亲已经泣不成声。

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儿子,远隔万水千山,怎不牵肠挂肚呢!张仁杰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他天天念叨,想让儿子飞回家。最后已经不能吃饭了,张仁杰把爱妻叫到跟前,交代她:“我可能没有几天了,打个电话让儿子回来吧,再晚就来不及了!”接通了电话,母亲告诉儿子:“你爸胃病又犯了,他很想你回家……”“告诉爸,我一定请假回去一趟。”张仁杰硬撑着站了起来,嘴里喃喃自语道:“看样子,怕是真来不及了!孩子妈,把我准备的白纸和笔墨拿来!”“我倒点开水给你,你先把药吃了吧!”“好的。趁我还有点体力,把我在家里最后独自平躺的地方整理好,省得……”

张仁杰去世了。我急忙前往吊唁。“张师娘,你要节哀啊!”他自己布置了灵堂,然后交给我一封信,让我事后交给儿子……”说着说着,张师娘又低声啜泣,涕泪涟涟。我静静地看着灵柩前那盏孤灯下的身影,心情十分沉重,潸然泪下!

小鹏终于回家了,刚放下行李,就哭着扑到妈妈的怀里:“妈,儿子不孝,连见父亲最后一面都没有来得及……”他跪在父亲灵柩面前,泪如泉涌。后事处理好了,小鹏轻轻打开了父亲的信:“小鹏我儿,当你拿到我这封信时,我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。生怕你来不及帮我料理后事,我把灵堂都布置好了,把你回来要做的相关事宜,写在一张纸条上,附在信后。儿啊,如果你博士毕业,可一定要不忘初心,回国效力啊!人生总有太多来不及,你来不及尽孝并无大碍,国家的事你来不及尽忠,就是我养育你几十年最大的失败……”

三天后,小鹏去了美国;两年后,小鹏在南京成家立业。春天到了,树上的鸟儿在轻歌曼舞。小鹏带着爱人,搀着母亲来到了父亲的墓前。“爸,我回国了。”他跪在地上,含着眼泪,向父亲献上了一束鲜花!

人物素描

我们的班主任、语文老师潘道旺像往常一样,左臂腋下夹着语文课本、备课笔记,右手托着半盒粉笔,准时来到教室。

师恩难忘

□许可仁

1979年,我们唱着《春天的故事》,放飞未来的梦想,为参加高考作最后准备。

我们的班主任、语文老师潘道旺像往常一样,左臂腋下夹着语文课本、备课笔记,右手托着半盒粉笔,准时来到教室。潘老师不紧不慢地把粉笔、课本和备课笔记放在讲台上,回头看了一下黑板,黑板上留下刚擦过的白色粉末的痕迹。他凝重地望了一下台下的同学,然后,用带有点响水口音的普通话说道:“同学们,今天我给你们上最后一节语文课。”潘老师边说边转身,右手大拇指、无名指、中指捏着粉笔并尽力地向上伸着,左手放在腰下部,一笔一画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“将相和”。潘老师抑扬顿挫地朗读着课文,在三尺讲台间来回踱步,右手拿着书,左手随着身体前俯后仰的摆动而摆动,不经意间讲完了“完璧归赵”和“负荆请罪”的故事。最后,潘老师意味深长地说:“同学们,你们再有一个多月就要参加高考了,更多的学生毕业后将要走上社会。我当然希望我的学生能考出好成绩,也希望我的学生走进社会能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不求拜相做官,但求正直做人。”

潘老师从高一起就做我们班的班主任。那时候,刚刚恢复高考制度,潘老师不离不弃,孜孜不倦,认真上好每一节课。对待学生的不良行为,循循善诱,施以“孔夫子式”的说教。记得有一次,有一位同学要转学,几个要好的同学利用瓦工留下的锅灶烧菜做饭为他送行。晚上,我和另外一位同学便到潘老师屋后的小菜园里拔菜拔葱。恰巧被潘老师撞见了,我们十分尴尬。潘老师却温和地说:“你们缺什么尽管拿。同学分别,送行尽在情理之中,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还叫我们带着烧菜用的豆油。

潘老师最上心的还是学生的学习。尽管潘老师明白,在他的学生中能考上学校的不会多,但学习不能因此放松。早自习、晚自习,潘老师跟班督导,几乎一次不漏。有一次,夜里下了大雪。第二天早晨,学生们正舒服地睡在热乎乎的被窝里,潘老师拿着一把铁锹,轻轻地推开了学生宿舍的门,挨个儿叫醒学生。于是,同学们穿上衣服,下了床,迎着寒风,沿着潘老师铲出来的“雪路”向教室走去。

八年以后,潘老师就任盐场中学的校长。他的学生中也有七八个人成为盐场机关的骨干。原来的师生关系,变成了现在的同事关系,但学生对于老师的敬重之情没有丝毫改变。每逢佳节,学生都要专门看望潘老师,畅叙师生之情。

潘老师来自农村。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来到盐场,并在盐场成家,将其一生奉献给盐场的教育事业,直至因病去世。

潘老师虽然离开我们了,但他那语重心长的教诲仍言犹在耳,他那慈父般的音容笑貌仍深藏于心,他那板书时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。

